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五回 明府行賄典方州 戲子恃權驅吏部

儒門莫信便書香，白晝驕人仗孔方。雖是乞夫明入壘，勝如優孟暗登場。 催科勒耗苛於虎，課贖征錢狠似狼。戒石當前全不顧，爰書議後且相忘。

只要眼中家富貴，不知身歿子災殃。曲直無分胡立案，是非倒置巧商量。

天理豈能為粟米？良心未得作衣裳。呈身景監人爭笑，且托優人作壁牆。

到了初九日侵早，小珍哥頭也不疼，身也不熱，肚也不脹飽，下邊惡路也都通行，吃飯也不口苦，那標病已都去九分了。只是縱欲的人，又兼去了許多血脈，隻身上虛弱的緊。晁大舍又封了一兩藥金，抬了一沙壇好酒，五斗大米，差李成名押著往蕭北川家去取藥。蕭北川見了銀子大米，雖是歡喜，卻道也還尋常，只是見了那一沙壇酒，即如晁大舍見珍哥好起病的一般，不由的向李成名無可不可的作謝，狠命留李成名吃酒飯，高高的封了一錢銀子賞他，撮了兩帖藥，交付回去。

次早初十，七八個騾夫，趕了二十四頭騾子，來到晁家門首。看門人說道：「家中有病人，今日起身不成。」眾腳戶說道：「這頭口閒一日，就空吃草料，誰人包認？」家人傳進去了。晁大舍道：「家中奶奶不好，今日起不成身，還得出這二月去，另擇吉日起身哩。他若肯等，叫他等著；他若不肯等候，將那定錢交下，叫他另去攬腳。咱到臨時另僱。」家人傳到外邊，眾騾夫嚷說：「這春月正是生意興旺時候，許人來僱生口，只因宅上定了，把人都回話去。如今卻耽誤了生意，一日瞎吃許多草料，前日那先支去的三兩銀子，還不夠兩三日吃的，其餘耽閣的日子，還要宅上逐日包認。」一家找出，一家又要倒人，兩邊相持爭鬧。畢竟虧禹明吾走過來評處，將那三兩定錢就算了這幾日空閒草料，即使日後再僱頭口，這三兩銀也不要算在裡面。又叫宅裡再暖出一大瓶酒來與腳戶吃，做剛做柔的將腳戶打發散去。

卻說晁知縣在華亭縣裡，一身的精神命脈，第一用在幾家鄉宦身上，其次又用在上司身上。待那秀才百姓，即如有宿世冤仇的一般。當不得根腳牢固，下面也都怨他不動。政以賄成，去年六月裡考了滿，十月間領了敕命，各院復命，每次保薦不脫。

九月間，適然有一班蘇州戲子，持了一個鄉宦趙侍御的書來托晁知縣看顧。晁知縣看了書，差人將這一班人送到寺內安歇，叫衙役們輪流管他的飯食。歇了兩日，逐日擺酒請鄉宦、請舉人、請監生，俱來賞新到的戲子。又在大寺內搭了高台唱《目蓮救母記》與眾百姓們玩賞。連唱了半個月，方才唱完。這些請過的鄉紳舉監挨次獨自回席，俱是這班戲子承應。唱過，每鄉宦約齊了都是十兩，舉人都是八兩，監生每家三十兩，其餘富家大室共湊了五百兩，六房皂快共合攬二百兩，足二千金不止。

十月初一日，晁夫人生日。這班人挑了箱，喚到衙內，扮戲上壽。見了晁知縣，千恩萬謝不盡，立住問了些外邊的光景。別的都漸漸走開去了，只有一個胡旦、一個梁生還站住白話。因說起晁知縣考過滿，將升的時候了，晁知縣道：「如今的世道，沒有路數相通，你就是龔遂、黃霸的循良，那吏部也不肯白白把你升轉。皇上的法度愈嚴，吏部要錢愈狠。今幸得華亭縣也虧不了人，多做一日即有多做一日的事體，遲升早升憑吏部罷了。」梁生說道：「老爺倒不可這等算計。正是這個縣好，所以要早先防備。如今老爺考過滿了，又不到部裡乾升，萬一有人將縣缺謀生去，只好把個遠府不好的同知，或是刁惡的歪州，將老爺推升了去，豈不誤了大事？若老爺要動身，小人們有極好的門路，也費用得不多，包得老爺如意。如今小人們受了老爺這等厚恩，也要借此報效。」晁知縣喜道：「你們卻是甚麼門路？」梁生道：「若老爺肯做時，差兩個的當的心腹人，小人兩個裡邊議出一個，同了他去，如探囊取物的容易。明年二月包得有好音來報老爺。」晁知縣道：「且過了奶奶生日，我們明日商量。你說得甚是有理，萬一冒失失推一個歪缺出來，卻便進退兩難了。」

議定，到了次日，將胡旦、梁生叫到側邊一座僻靜書房內。梁生道：「京中當道的老爺們，小人們服事的中意也極多，就是吏部裡司官老爺，小人們也多有相識的。這都盡可做事。若老爺還嫌不穩，再有一個穩如鐵炮的去處，愈更直捷。只是老爺要假小人便宜行事，只管事成。那如何成事，老爺卻不要管他。就是跟去的兩個人，也只叫他在下處管顧攜去物件罷，也不得多管，掣小人們肘。」晁知縣笑問道：「你且說這個門路卻是何人？」梁生道：「是司禮監王公那裡來，極是穩當。」晁知縣驚問道：「我有多大湯水，且多大官兒，到得那王公跟前？煩得動他照管？」梁生道：「正是如此，所以要老爺假便宜，跟去的人不要來掣肘。老爺只管如意罷了。」

晁知縣道：「約得幾多物件？」梁生道：「老爺且先定了主意，要那個地方的衙門，方好斟酌數目。」晁知縣道：「我這幾年做官的名望雖然也好，又保薦過四五次，又才考過滿，第一望行取，這只怕太難些，做不來。其次是部屬，事倒也易做，但如今皇上英明，司官都不容易，除了吏部、禮部，別的兵刑四部，那一部是好做的？頭一兵部，也先尋常犯邊，屢次來撞口子，這是第一有干係的。其次刑部，如今大獄煩興，司官倒也熱鬧，只是動不動就是為民別奪，差不多就廷杖，就是要拘本錢的去處，是不消提起的了。其餘戶工兩部，近來的差也多極難，有利就有害，咱命薄的人擔不起。除了部屬就是府同知，這三重大兩重小的衙門，又淡薄、又受氣，主意不做他。看來也還是轉個知州罷，到底還是正印官，凡事由得自己。」梁生道：「老爺說的極是！但不知要那一方知州？」晁知縣道：「那遠處却是去不得的，一來俺北方人離不得家。第二我也有年紀了，這太倉、高郵、南通州倒好，又就近；但地方忒大，近來有了年紀，那精神也照管不來。況近來聞說錢糧也多拖欠，常被參罰，考不的滿。不然還是北直，其次河南，兩處離俺山東不甚相遠。若是北通州，我倒甚喜。離北京只四十里，離俺山東通著河路。又算京官，覃恩考滿，差不多就遇著了。你到京再看，若得此缺方好。」

約定十二月十六日吉時起身，議出胡旦同家人晁書、晁鳳帶著一千兩銀子，分外又帶了二百兩盤費，僱了三個長騾，由旱路要趕燈節前到京幹事。胡旦心中想道：「雖是受了晁爺的厚恩，借此報他一報，可也還要得些利路才好。難道白白辛苦一場？若把事體拿死蛇般做，這一千兩銀子只怕還不夠正經使用。幸得梁生當面進過，便宜行事。待我到京，相機而行便了。」風餐雨宿，走了二十八個日頭，正月十四日進了順城門，在河漕邊一個小庵內住了，安頓了行李。

原來司禮監太監王振，原任文安縣儒學訓導，三年考滿無功，被永樂爺闖割了，進內教習宮女。到了正統爺手裡，做到司禮監秉筆太監，那權勢也就如正統爺差不多了：閣老遞他門下晚生帖子；六部九卿見了都行跪禮；他出去巡邊，那總制巡撫都披執了道旁迎送；住歇去處，巡撫、總督都換了褰衣，混在廚房內監灶。他做教官的時節，有兩個戲子，是每日答應相熟的人。因王振得了時勢，這兩人就「致了仕」，投充王振門下，做了長隨，後又兼了太師，教習梨園子弟，王振甚是喜他；後來也都到了錦衣衛都指揮的官銜，家中那金銀寶物也就如糞土一般的多了。這兩個都是下路人，一個姓蘇的，卻是胡旦的外公；一個姓劉的，乃是梁生的娘舅。

即日晚上，胡旦叫人挑了帶來的一簍素火腿，一簍花筍乾，一簍虎丘茶，一簍白養，走到外公宅上。門人通報了，請胡旦進來見了，蘇都督甚是歡喜。胡旦的親外婆死久了，房中只有三四個少妾，也都出來與胡旦相見。胡旦將那晁知縣乾升的事備細說了，蘇錦衣點了點頭。一面擺上飯來，一面叫人收拾書房與胡旦宿歇。胡旦因還有晁書、晁鳳在下處，那一千兩銀子也未免是大家干係，要辭了到庵中同寓。蘇錦衣道：「外孫不在外公家歇，去到廟角，不成道理。叫人去將他兩個一發搬了來家同住。」胡旦吃了飯，也將掌燈的時候，胡旦領了兩個虞候，同往庵中搬取行李。晁書二人說道：「這個庵倒也乾淨，廚灶又都方便，住也罷了；不然你自己往親眷家住去，我們自在這間，卻也方便。」那兩個虞候那裡肯依，一邊收拾，一邊叫了兩匹馬，將行李馱在馬上，兩個虞候跟的先行去了。晁書二人因有那一千兩銀在內，狠命追跟。胡旦說道：「叫他先走不妨，我們慢慢行去。」

那正月十四，正是試燈的時節，又當全盛太平的光景，一輪將望的明月，又甚是皎潔得緊。三人一邊看，一邊走。晁書、晁鳳

也道胡旦的外公不過在京中扯纖拉煙尋常門戶罷了，只見走到門首，三間高高的門樓，當中鑿闊的兩扇黑漆大門，右邊門扇扁貼著一條花紅紙印的錦衣衛南堂封條，兩邊桃符上面貼著一副硃砂紅紙對聯道：「君恩深似海，臣節重如山。」門前柱上又貼一條示道：「本堂示諭附近軍民人等，不許在此坐臥喧嘩，看牌賭博，如違拿究！」晁書二人肚內想道：「他如何把我們領到這等個所在來？」又想道：「他的外公必定是這宅裡的書辦，或是長班，家眷就在宅內寄住。」但只見門上的許多人看見他三人將到，都遠遠站起，垂了手，走到門台下伺候，見了胡旦，說道：「大叔，怎得才來？行李來得久了。老爺正等得不耐煩哩。」走進大門，晁書向胡旦耳朵邊悄悄問道：「這是誰家，我們輕易撞人？」胡旦道：「這就是我外公家裡。」晁鳳又悄悄問道：「你外公是甚麼人，住這等大房，門上有這許多人伺候？」胡旦道：「我外公是個一點點錦衣衛都督，因管南鎮撫司事，所以有幾個人伺候。」

說話中間，進了儀門，承值的將晁書、晁鳳送到西邊一個書房安頓。那書房內也說不了許多燈火齊整。吃了茶，晁書、晁鳳大眼小眼的道：「我們既然來到此處，伺候參見了蘇爺，方好叨擾。」胡旦教人傳稟。許久出來回話。「老爺吩咐，今日晚了，明日朝裡出來見罷。叫當值的陪二位吃飯，請胡大叔到裡面去。」胡旦道：「二位寬懷自便，我到內邊去罷。」晁書二人暗道：「平日只說是個唱旦的戲子，誰知他是這樣的根器？每日叫他小胡兒，奚落他，他也不露一些色相出來。」大家吃了飯，安歇了。

次早吃了早飯，胡旦換了一領佛頭青秋羅夾道袍，戴了一頂黑絨方巾，一頂紫貂帽套，紅鞋綾襪，走到書房。晁書二人乍見了，還不認得，細看方知是胡旦。二人向前相喚了，謝說：「攪擾不當。」胡旦打開行李，取出梁生與他母舅的家書，並捎寄的人事，胡旦也有送他的筍簍等物，同了蘇家一個院子，要到劉錦衣家，約了晁書二人同往。晁書又只道是個尋常人家，又因梁生常在他面前說道有一個母舅在京，二位到那裡，他一定要相款的，所以也就要同去望他。及至到了門上，那個光景又是一個蘇府的模樣。蘇家的人到二門上說了數句，胡旦也不等人通報，竟自大落落走進去了。回頭只見晁書二人縮住了腳不進去，胡旦立住讓道：「二位請進廳坐。」晁書等道：「我兩人且不進去，此處離燈市相近了，我們且往那裡走走，到蘇宅等候罷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去了。原來這劉家是蘇錦衣的內姪，是胡旦的表母舅，與梁生也都是表兄弟，所以兩個幹事都不分彼此。起先出頭講事都是梁生開口。梁生原要自己來，恐怕沒了生腳，戲就做不成了。胡旦雖係正旦，扮旦的也還有人，所以叫胡旦來京。脫不了王振門下這兩個心腹都是胡旦的至親，料也不會誤事。那日劉錦衣不在宅內，胡旦進去見了姪母，留吃了飯。劉錦衣回了宅，相見過，說了來京的事故。

胡旦別過，來到蘇家，晚間賞燈筵宴，只見晁書等二人也自回來，要稟見蘇錦衣。錦衣道：「叫他過來。」蘇錦衣方巾姑絨道袍，氈鞋，穿著的甚是莊重，在門檻內朝下站定。晁書不由自己，只得在廳台下跪下，磕了四個頭，跪稟道：「胡相公只說同行進京，並不曾說到老爺宅上，所以家主也不曾備得禮、修得書，望老爺恕罪。」蘇錦衣道：「胡相公一路都仗賴你兩人挈帶，家中管待不週，莫怪怠慢。京城也盡有遊玩所在，悶了，外邊閒走。你二位如今且往書房去賞燈。」又吩咐了一個承值拿了許多花炮陪伴晁書吃酒。

十六日早飯後，劉錦衣來蘇家回拜胡旦。蘇錦衣因燈節放假，閒在家裡，就留劉錦衣賞燈過節，甚是繁華。席間說起晁知縣指望二人提拔，要升北通州知州。劉錦衣道：「他有幾數物事帶來？」胡旦道：「剛得一撇。」劉錦衣道：「這通州是五千兩的缺。叫他再出一千來，看兩個外甥分上，讓他三千兩便宜；不然，叫他別處去做。」說過，也不再提起了。

過了十數日，晁書見了胡旦，也不敢再喚他小胡了，聲聲喚他胡相公，見了他也極其尊敬，問道：「胡相公，我們來了這半月，事體也一些不見動靜，銀子又不見用費，卻是怎生緣故？」胡旦道：「二月半後才推升，如今卻有甚動靜？你們且好住著閒嬉哩。又不用出房錢，又不使飯錢，『先生迷了路——在家也是閒。』」晁鳳道：「正是無故擾蘇老爺，心上不安。」胡旦道：「可擾之家，擾一兩年也不妨。」

到了二月初十日，傍晚的時節，劉錦衣來到了蘇家相訪，讓他內書房裡相待。胡旦卻不在跟前。劉錦衣開口道：「胡家外甥的事，姑夫算計要怎樣與他做？」蘇錦衣道：「他拿了一千兩頭，要通州的美缺，怎樣做得來？」劉錦衣道：「這只好看了胡家外甥的體面，我們爺兒兩個拿力量與他做罷了，叫他再添一千兩銀子，明白也還讓他一大半便宜哩。把這二千頭，我們爺兒兩個分了，就作興了梁家胡家兩個外甥，也是我們做外公做舅舅的一場，就叫他兩個也就歇了這行生意，喚他進京來，扶持他做個前程，選個州縣佐貳，雖是低搭，也還強似戲場上的假官。」蘇錦衣道：「不然等到十三日，與老公上壽的日子，我們兩個齊過去與他說說，量事也不難。」劉錦衣道：「只是還問他要一千兩，不知他肯出不肯出。又不知幾時拿得來。」蘇錦衣道：「這倒不打緊，人非木石，四五千的缺，止問他要二千銀子，他豈有不出？但則明日，我叫了他的家人，當面與他說說明白。」款待了劉錦衣酒飯，約定十三日與王振上壽，乘便就與晁知縣講情。

次日，蘇錦衣衙門回來，到了廳上，脫了冠服，換了便衣，將晁書等喚到面前。晁書等叩了頭，垂著手，站在一旁。蘇錦衣道：「你二人閒坐著，悶的慌，又沒甚款待你們。你爺要的這個缺，人家拿著五六千兩銀子求不到手的，你們拿了一千兩銀子來，怎幹的事？如今我與你錦衣衛劉老爺兩個人的體面，與人講做了二千銀子，這比別人三分便宜二分哩。」晁鳳原做過衙門青夫的人，伶俐乖巧，隨稟道：「小人們來時，家主也曾吩咐過了，原也就不敢指定這缺。若是此缺可得，這些微之物怎麼得夠。如今老爺主持了二數，這是極便宜的了。沒有別說，只是家主來報效老爺合劉爺便了。如今只是一面做著，將見有的且先交付與他，待小人們著一人先回去取來補足。昨來的人原不多，又年節近了，路上不好走，所以沒敢多帶物件。」蘇錦衣道：「銀子倒不必去取，任憑多少，我這裡可以墊發。只這幾日，也就有信了。只是一件：如今那通州見有人做哩，昨日叫人查了查，還不夠三年俸，怎麼打發他？這到費手哩。」晁書等跑到書房將帶來的一千兩銀共二十封，一一交與蘇錦衣收進，各回房去了。

到了十三日，王振的生日，蘇劉二錦衣各備了幾件希奇古怪的物件，約齊了同去上壽。只見門上人山人海擁擠不透，都是三閣下、六部、五府、大小九卿、內府二十四監官員，伺候拜壽。遠遠蘇劉二人喝導到門，巡視人役拿了幾根藤條，把擁擠的人盡數辟了開去，讓蘇劉二人行走到大門，下了馬，把門的也不通報，把門閃開，二人穿著大紅綉紗麒麟補服，雪白鑿闊的雕花玉帶，拖著牌穗印綬，搖擺進去了。竟到了後邊王振的住房外。近侍稟道：「蘇掌家合劉掌家來了。」王振道：「叫他進裡來。」說：「你兩個穿著這紅衣裳，一定是與我磕頭。你攬空磕了頭罷，好脫了衣裳助忙。」蘇劉二人就在臥房裡跪下，一連磕了八個頭，口稱：「願祖爺爺九千歲！每年四季平安！」起來也沒敢作揖，自己跑到前面，將上壽的禮物，自己端著，捧到王振跟前。

蘇錦衣的一個羊脂玉盆，盆內一株蒼古小桃樹，樹上開著十數朵花，通似鮮花無異，細看是映紅寶石妝的。劉錦衣的也是一樣的玉盆，卻是一株梅樹，開的梅花卻是指頂大胡珠妝的。王振看了，甚是歡喜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可也能！那裡鑽刺的這門物兒來孝順我哩？」隨吩咐近侍道：「好生收著。拿罩兒罩住，休要暴上土。不久就是萬歲爺的聖誕，進了萬歲爺罷。」看著蘇劉二人說道：「頭已是磕了，禮已是送了，去脫了你那紅袍，咱大家攬掇著做什麼。」

蘇劉二人走到自己班房，脫了衣服，換上小帽兩截子，看著人掃廳房，掛畫掛燈，鋪氈結彩，遮幃屏，搭布棚，抬銅鑼鼓架子，擺桌調椅，拴桌幃，鋪坐褥：真個是「一了百當」。王振進了早膳，升了堂，文武眾官依次序上過壽，接連著赴了席。蘇劉二人也沒出府，亂到四更天，就在各人班房裡睡了。

次日起來，仍看人收拾了擺設的物件。只見王振也進了早膳，穿著便衣，走到前廳來閒看。蘇劉二人爬倒地，磕了四個頭，說：「老祖爺昨日陪客，沒覺勞著麼？」王振道：「也就覺乏困的。」說著閒話，一邊看著收拾。二人見王振有個進去的光景，蘇劉二人走向前也不跪下，旁邊站著。蘇錦衣先開口道：「奴婢二人有件事稟老祖爺。」王振笑嘻嘻的道：「你說來我聽。」二人道：「奴婢二人有個小莊兒，都坐落在松江府華亭縣。那華亭縣知縣晁思孝看祖爺分上，奴婢二人極蒙他照管。他如今考過滿，差不多四年俸了，望升轉一升轉，求祖爺與吏部個帖兒。」王振道：「他待往那裡升？」二人道：「他指望升通州知州，守著祖爺近，好早晚孝敬祖爺。他又要拜認祖爺做父哩。」王振道：「這樣小事，其實你們合部裡說說罷了，也問我要帖兒！也罷，拿我個

知生單帖兒，憑你們怎麼去說罷。那認兒子的話別要理他。我要這混帳兒子做甚麼？『老婆當軍——沒的充數哩！』叫他外邊打咱們的旗號不好。」

二人方跪下謝了，書房裡要了一個知生紅單帖，央掌書房的長隨使了一個「禁闈近臣」的圖書，鈐了名字。二人即時差了一個心腹能幹事的承值，持了王振的名帖，竟到吏部大堂私宅裡備細說了。那吏部欽此欽遵，沒等那通州知州俸滿，推升了臨洮府同知，將晁知縣推了通州知州。就如扭燈在火上點的一般，也沒有這等快！

晁書二人喜不自勝，叩謝了蘇錦衣，央蘇宅差了一個人，引了晁書二人，又到劉錦衣家叩謝。收拾行李，領了劉錦衣回梁生的書。胡旦因蘇錦衣留住了，不得同晁書等回去，也寫了一封前後備細的書稟回覆晁知縣，說叫晁知縣速來赴任，西口也先常來犯順，通州是要緊的地方。又說將他外公墊發過的一千兩銀子交與梁生自己持進京來。那晁書等二人正是：鞭敲金鐙響，齊唱凱歌回。再聽下回接說。